

日本民俗学译丛

民间传承论与 乡土生活研究法

[日] 柳田国男 著
王晓葵 王京 何彬 译



中山大学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成果

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翻译出版资助项目
「日文研翻译出版協力プロジェクト」



學苑出版社

中國學術名著叢刊

民間傳承與 鄉土生活研究法

劉永濟 著

王德威 主編



國立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民族學叢刊第10種

ISBN 957-03-1111-1

中央研究院
民族學研究所

日本民俗学译丛之一

民间传承论与 乡土生活研究法

[日] 柳田国男 著

王晓葵 王 京 何 彬 译

學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民间传承论与乡土生活研究法 / (日) 柳田国男著 ;
王晓葵, 王京, 何彬译. —北京 : 学苑出版社, 2010. 1
ISBN 978 - 7 - 5077 - 3504 - 8

I. ①民… II. ①柳… ②王… ③王… ④何… III.
①民俗学 - 研究 - 日本 IV. ①K893. 1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25936 号

出 版 人 : 孟 白

责任编辑 : 刘 丰 方晓喆

出版发行 : 学苑出版社

社 址 : 北京市丰台区南方庄 2 号院 1 号楼

邮政编码 : 100079

网 址 : [www. book001. com](http://www.book001.com)

电子信箱 : [xueyuan@ public. bta. net. cn](mailto:xueyuan@public.bta.net.cn)

销售电话 : 010 - 67675512、67678944、67601101 (邮购)

印 刷 厂 : 高碑店市鑫宏源印刷包装有限责任公司

开本尺寸 : 880 × 1230 1/32

印 张 : 11.5

字 数 : 295 千字

版 次 : 2010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0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 35.00 元

《日本民俗学译丛》序 一

本丛书共三卷，精选了日本民俗学之父柳田国男及其弟子在方法和内容上都有重要意义的文献，译成中文出版。希望能够成为关心日本民俗学的中国朋友，以及在中国从事民俗学研究的学者及学生们的他山之石。

日本的民俗学大约形成于百年之前。在 18 世纪，探究日本特有之文化的“国学”，以及 19 世纪后半由欧洲引进的人类学的“土俗研究”，可以说是日本民俗学的两大源头。但真正意义上的民俗学，却始自柳田国男 1908 年夏对九州地区山间村落的刀耕火种及原始狩猎方法进行的调查，以及同年秋他从出生于东北的一个青年那里收集流传于当地的种种奇闻逸话。后来，柳田与聚集于其门下的青年才俊们一起建立了民俗学研究组织，开展了研究活动。日本民俗学就这样作为“在野之学”发展起来。民俗学进入大学殿堂，是 1958 年以后的事。在其后的半个世纪中，日本民俗学变成了“象牙塔中的学问”。民俗学教育和研究基本上在大学中展开。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在日本学习民俗学，要理解民俗学的体系，只要去阅读柳田国男的《乡土生活研究法》或《民间传承论》便可；而要研究具体问题，则去研习柳田国男论及这些问题的著作。可以说，民俗学的方法论凝缩于这两部著作之中。1934 年出版的《民间传承论》，其基础是前一年的 9 月起柳田每周在自己家中以其嫡系弟子为对象，做了前后三个月的专题讲座。因此，其内容民俗学研究的专门性较强。与此相对，1935 年出版的《乡土生活研究法》，同样以方法论为主要内容，但面向一般读者的概论性性质更为突出，对“救世助人”这一民俗学的社会使命

的强调也更为明确。曾经有很长一段时间，读了这两本书，便能够理解民俗学。即使在现在，这两本书也是了解柳田国男的学术理论，同时也是理解民俗学主要内容的基础文献。因此，本丛书将这两册书作为第一卷的内容。

第二卷是福田亚细男的《日本民俗学方法序说》。该书出版于1984年，那时民俗学教育及研究已经基本在大学进行。这部著作是民俗学逐步脱离柳田国男的影响，开始独立发展的时期的成果。该书旨在通过对柳田国男民俗学理论的扬弃，探讨民俗学成为有着独立的研究对象及方法的独立科学的可能性。因而一反之前学界对柳田单方面肯定的潮流，指出柳田的思想之中存在的问题和弱点，希望民俗学能够克服这些问题和弱点而走向成熟。书中有不少不足之处，但无疑显示出了柳田以后的民俗学的风貌。

20世纪90年代以后，日本社会出现了急剧的变化，民俗学也在种种努力之下，向着新的阶段迈进。年青一代的民俗学家们关心的课题更加广泛，诸如城市化、人口的不均衡、环境污染、社会歧视、贫困、民族纷争等问题都开始成为研究对象。课题、方法的多样性使得这一时期的民俗学研究呈现出略显混沌的景观，但混沌之中也蕴藏着无限的可能性。第三卷则选取了这个时期论文中较为出色的一部分。

百年以来，日本民俗学积累了丰厚的研究成果，但读者们会很容易地发现，日本民俗学与中国民俗学略有不同。19世纪中叶诞生于欧洲的民俗学，基本上是以故事、传说、民谣、世相传言等口头传承为研究对象的学问。无论是在其形成之初，还是现在，都是如此。因这一特点，我们不妨称之为“口头的民俗学”。不仅欧洲如此，美国也是一样，中国民俗学中的这一倾向也很强。而日本民俗学的研究，以生产活动、衣食住行、人生礼仪、岁时年节、信仰等为调查研究的主要对象，可以称之为“行为的民俗学”。虽然也记录口头的传承，但视其为把握行为的手段，主要目的在于解明行为的历史性发展和变迁。日本民俗学对田野调查十分重视。相信日本民俗学的这一特色，对中国民俗学也有

借鉴作用。

我期待着中日两国的民俗学学者，能够相互借鉴，相互刺激，并将研究视野拓宽到整个东亚，同心协力，将民俗学建设成为顺应 21 世纪时代潮流的学问。本丛书正是这样一种尝试。我衷心期待中国的学者和学生们能够从本丛书有所获益。

福田亚细男

王 京（译）

2009 年 10 月

《日本民俗学译丛》序 二

今天，对中国民俗学的发展历史来说，已经到了一个关键时刻。十套《民间文艺集成志书》胜利完成；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全面展开；四级名录体系正在建立健全；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工作顺利进行。以这些活动为标志，我们的民俗学、民间文学资料搜集工作已经有了比较扎实的基础，并且取得了十分显著的成绩。整个学界正在为今后民俗学理论和实践的发展而努力。

经过多年奋斗，全国各地高校开办了民俗学课程，有了相关专业，培养了大批硕士生、博士生，形成了从事民俗学研究的一支不小的队伍，这为今后的民俗学学术发展做了人才的储备。

要前进就要回头审视走过的道路，包括向国际学界借鉴的历程。这不单是为了总结过去，更多是为了开拓未来。

回顾中国民俗学的发展历史，不能不看到现代中国民俗学的发展曾经受到外国民俗学的很大影响。单从借鉴的角度看，在发轫阶段，英国人类学派的潮流，曾为一些学界前辈所倚重。随后，日本学术著作的介绍，也对我国的民俗学发展产生了一定影响。20 世纪中叶有不短的一段时间，由于历史的原因，民俗学界效法苏联，在民间文学或称人民口头创作的研究方面有了某些推进。改革开放以后，美、日、俄、德等国民俗学的学术思想受到广泛的关注和推介。

当然，在中国现代民俗学发展的历程中，几代前辈学人也都有自己可以称道的学术发现和理论贡献。

现在，我们的视野更开阔了，我们的思路更全面了，我们的方法也更多样了，研究成果日益增多，新人、新作、新见解、新

成就日益增盛，人心思发展，大家正呼唤着中国民俗学繁荣发展的新时代。

在这个关键时刻，出版《日本民俗学译丛》，不仅是适时的，而且是十分必要的。

过去，由于各种原因，我们在借鉴国外学术成就时，往往是通过一些不见经传的学者的著作。这些二三流的著作首先被翻译成中文，大家便当做经典加以引用和借鉴，有时甚至仅仅靠介绍和转述来了解顶尖学者的经典著作。对此我常常发出感慨。于此，我想到一则大家耳熟能详的典故。据《五灯会元》第四卷载，唐代高僧赵州禅师问新来的僧人：“曾到此间么？”僧人回答：“曾到。”禅师说：“吃茶去！”又问另一僧人，僧人回答说：“不曾到。”禅师也说：“吃茶去！”后来院主问：“为什么曾到也云吃茶去，不曾到也云吃茶去？”禅师召唤院主，院主应诺，禅师仍说：“吃茶去。”

欲借他山之石以攻我邦之错，或许可以翻用“吃茶去”的公案说：“读原著去！”而且要读经典原著。

现在出版的这套《日本民俗学译丛》，收录了日本民俗学各个时期的部分重要著作，约略而精要地勾勒出日本民俗学发展的历史。

柳田国男作为日本民俗学的拓荒者，开创了日本这一学术领域的先河。在很长一段时间，他的著作被相当一部分追随者俨然看作是这一领域的圭臬之作和“不二法门”。

福田亚细男教授的《日本民俗学方法序说》作为日本民俗学发展新时代标志的代表性著作，对既往的研究历程作了反思，同时开启了日本民俗学继续发展的新路。

《日本民俗学译丛》的第三卷《现代日本民俗学的理论与方法》精选了二十几位学界精英的代表性著作，这些论文是对日本数十年来民俗学学思和新见的一种十分精准、宏阔而概要的反映，虽然不能说篇篇都是锦心绣口，但在各自时代都曾产生过相当的影响，直到今天，这些著作仍能对我国学术界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我觉得应该把《日本民俗学译丛》的三部书连贯在一起，认真研究、细细品味，会意文心当史读，定会有令人欣喜的收获。

中日两国民俗学界的学术交流、彼此借鉴，一定会为推进亚洲和世界的民俗学发展作出可贵的贡献。

最后，要感谢本书编者王晓葵、何彬两位教授，他们多年在日本学习和工作，对日本民俗学的发展有深入的了解，是这个领域的专家，他们为这套书的筹划、编纂、翻译、审校做了大量认真细致的工作。最可贵的是他们编纂此书的创意，他们通过这套文集，将带领我们完成对日本民俗学发展历程的一次极为有益的巡礼。这里还要特别感谢福田教授，他不仅在本书选目方面做了精心的指导，还多次组织编者在周末或假日集中到神奈川大学，解答日本民俗的相关问题和翻译中的疑难。他和编者们一起伏案作业，翻阅和查找资料，探讨和解析生僻的方言词汇。福田教授是中国民俗学会的老朋友，为中国民俗学的发展和两国学界的交流多有贡献。这套译丛再次见证了他对中国民俗学界的深厚情谊。本丛书论著的各位作者，包括柳田先生的后代家人，都欣然同意无偿转让著作权。我们对所有作者以及日本弘文堂出版社表示敬意和谢意。参与翻译的年轻朋友，有的是中国留日的博士生，有的是曾经留学中国的日本年轻学者。他们虽然都从事民俗学研究，但都有繁忙的工作或学习任务，有他们的辛苦才换来我们阅读的愉快。中山大学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对文集的出版给予资助，位于京都的日本文化研究的权威机构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还把本丛书的第一卷柳田国男的《民间传承论与乡土生活研究法》列入“日文研翻译出版资助项目”给与翻译费用的支持。功德无量，令人钦敬。

谨为序。

刘魁立

2010年2月26日

编者的话

这套《日本民俗学译丛》终于面世了。在从企画、选稿、翻译到最后出版的过程中，我们遇到过许多大大小小的问题，出版计划甚至曾经面临夭折的危险。幸而得到了多方面众多人士的帮助和支持，我们才度过了各种难关。对此，我们很感激也很欣慰。可以说，它是中日两国民俗学界共同努力的结晶。

首先，我们要感谢原著的作者和版权所有者。他们包括：柳田国男著作的版权人柳田富美子女士，《日本民俗学方法序说》的作者福田亚细男先生和出版社弘文堂，还有论文集《现代日本民俗学的理论与方法》的所有作者。他们都慨然允诺我们无偿翻译出版他们的著作。柳田富美子女士还帮助我们和成城大学民俗学研究所取得了联系，成城大学民俗学研究所向我们无偿提供了柳田国男先生珍贵的照片。

我们还要感谢所有的翻译者，他们在几乎没有报酬的条件下付出了辛勤的劳动。

日方顾问、日本民俗学会原代表理事福田亚细男先生从企画阶段开始就事必躬亲，过问每一个细节。除了帮助联系版权事宜、推荐文稿，还专门抽出时间解答我们翻译中的问题。中方顾问、中国民俗学会理事长刘魁立先生一直关心本丛书的出版，在百忙中为本丛书撰写了热情洋溢的序言。在这里，我们向这两位民俗学界的前辈致以崇高的敬意。

中山大学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主任康保成教授主持将丛书纳入该中心的出版资助项目，为丛书的出版解决了部分资金的问题。本套丛书的第一卷《民间传承论与乡土生活研究法》还获得了位于日本京都的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的翻译出版项目

的资助。长期持续不懈地对民俗学支持的学苑出版社，鉴于丛书的学术价值，在资助有限的情况下，将其列入出版计划。在此，我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通过《日本民俗学译丛》的编辑和参与具体的翻译作业，我们从中学习到许多。也希望这套中文版《日本民俗学译丛》，为中国的读者提供一个较为完整的读解日本民俗文化、了解日本民俗学学科发展历程的原著依据。

由于种种主客观原因，本丛书的出版比原计划推迟了将近两年的时间。责任编辑刘丰、方晓喆用他们的宽容和耐心，鼓励我们坚持到了最后。

编 者
2010 年 3 月

解 说

王 京 王晓葵

20 世纪 30 年代中期，在日本民俗学的发展史上是一个重要的时期。1933 年 9 月 14 日开始，柳田国男每个星期四上午在自己家中讲授民俗学理论和方法，听讲的有比嘉春潮、大藤时彦、大间知笃三、杉浦健一、后藤兴善等人。讲授持续到 1933 年的 12 月 14 日，共进行了 12 次。1934 年 1 月，由柳田的直系弟子组成的“星期四会”成立。同年 5 月，在柳田的计划和指导下，以“星期四会”为核心的青年民俗学者们奔赴各地，展开了为期 3 年的全国规模的民俗调查——“山村调查”，取得了大量宝贵的第一手资料。1935 年 7 月底，首次日本民俗学讲习会在东京举行，为期一周的讲习结束后，来自各地的代表们结成了全国性的民俗学学会组织“民间传承会”，9 月开始发行机关刊物《民间传承》。战后的 1949 年，“民间传承会”改名为“日本民俗学会”，《民间传承》也几易其名成为今天日本唯一的全国性民俗学刊物《日本民俗学》。

在大量吸收了欧美人类学、民俗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日本的实际情况，柳田于 30 年代初逐渐形成了自己以民俗语汇为基础，通过对全国范围内民俗资料的收集与比较构建近代以前日本民族生活史的学术理论。1932 年 1 月，他在《食物与心脏》（原载《信浓教育》）一文中高声宣言：“‘一国民俗学’这一称呼，我曾几欲倡导又几度踌躇，今天终于可以放心祈愿此名下的新学问能在日本兴盛发达，而不必顾虑背负大胆僭越之名了。”1934、1935 年，被称为日本民俗学最早的系统理论著作的《民间传承论》和《乡土生活研究法》相继问世，柳田民俗学的理论构架得到了完整的阐述。这两部著作不仅在当时成为蓬勃发展的民

俗学运动的理论支柱，实际上一直到 60 年代，都被视为日本民俗学唯一的理论基础。

《民间传承论》

上述 1933 年 9 月至 12 月共三个月的讲课内容和柳田 1930 年的讲演稿《民间传承论大意》，1934 年 8 月被放在一起整理出版。这就是《民间传承论》。本译文以《现代史学大系 第七卷 民间传承论》（共立社书店 1934 年）为底本，参照筑摩书房的文库本和《柳田国男全集 第八卷》（筑摩书房 1998 年）所收的版本译出。

此书虽然是作为柳田国男的著作出版的，但是全书除了序文、第一章和第二章的前半为柳田亲笔撰写以外，其他部分都是他的学生后藤兴善以自己的听课笔记为线索，从柳田别的论文著作中转抄加工整理而成。因此，有不少内容和别的论著有重复的地方。

《民间传承论》是柳田国男系统阐述民俗学理论方法的著作，书中对民俗学的意义、特色、研究方法、研究对象、民俗资料的分类、内容等作了详尽的说明，体系严整。此书在 1934 年 8 月出版以后，一直是日本民俗学的经典文献。

日本民俗学研究的方法之一重出立证法就是在《民间传承论》中提出来的。在第三章第五节《我们的方法》中，柳田提出：“即使是同样的事象，剖开现代生活的一个切面来观察的话，可知各地是千差万别的。把这些事例集中起来加以观察，即使不能了解其起源或原始的状态，也至少可以很容易推测出其变化的过程”。柳田还进一步解释说，“我们的所谓重出立证法，类似于重叠照相的手法”。“重出立证法”和“方言周圈论”后来成为柳田民俗学的两个重要方法。

在《民间传承论》问世之前的 1921 年到 1923 年，柳田作为国际联盟的托管委员赴日内瓦任职两年。在日内瓦生活前后，柳

田阅读了大量西方的人类学、社会学的著作，在《民间传承论》中，他引用并涉及了大量的西方人类学家和民俗学家的论点。比如英国的弗雷泽、泰勒，法国的列维·布留尔、吉纳普、圣提凡，德国的霍夫曼·克莱尔，芬兰的安蒂·阿尔奈等。从他的行文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柳田为构筑日本民俗学的理论，批判地吸取西方人类学、民俗学、社会学理论方法的思考轨迹。

在《民间传承论》中，柳田国男用了很大篇幅讨论了民俗学与人类学的关系。柳田认为，在未来，民俗学和人类学将会融为一体，成为一门学问，但是目前，两者有很大的不同。柳田把民俗资料分成生活外形、生活解说和生活意识三个部分。他认为民俗学最大的价值就在于由同乡人对自己的生活意识，即“精密细致的内部心理的现象”进行观察和分析。而人类学则多是对异民族的观察和访谈而作的研究。因此，民俗学首先应该是“本民族的”，而在各国各民族的“一国民俗学”都有了长足的发展以后，就可以迈向“世界民俗学”。

关于民俗学和历史学的关系，柳田国男对文献史学的缺陷作了系统的分析，他特别指出以往史学对平民生活文化的忽视。“历史上对农民百姓的记载，一般只限于发生饥荒和暴动时的状况。他们的日常生活被认为是卑下平凡的没有记录的必要。因此，我们也就无从了解他们生活之变化，而认为他们的生活是永远持续不变的。”柳田认为，民俗学的使命，就是通过对民俗资料的采集，揭示平民的历史，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民间传承之学，也可以说是补充历史研究缺陷的学问”。

柳田还强调民俗学作为“现在学”的价值和作用，他说，“今天论及社会、考虑国民福祉的人们，对贫民的实际太不了解。希望民间传承之学能更进一步，给他们提供教诲”。这反映出他对民俗学“经世济民”的学术愿景。

《民间传承论》1934年8月作为共立社的《现代史学大系》的第七卷出版。1964年筑摩书房出版的《定本柳田国男集》第25卷收入的《民间传承论》中，只收入了序和第一章。而在1989年该出版社出版的文库本《柳田国男全集（28）》和1998

年开始出版的新版《柳田国男全集（8）》中都全文收入了《民间传承论》。

《乡土生活研究法》

《乡土生活研究法》（1935年8月）出版于全国性民俗学会组织的建立伊始。本译文以《乡土生活の研究法》（刀江书院1935年）为底本，参考了《柳田国男全集 第八卷》（筑摩书房1998年）所收版本。作为浅显易懂的入门书，柳田亲自在《民间传承》创刊号上进行了介绍，仅两个月后就再版。从出版时间看，《乡土生活研究法》晚于《民间传承论》（1934年8月）一年，但从内容的形成时间看，顺序却正相反。后者大致形成于1933年秋以后，而前者形成于1931—1932年。

《乡土生活研究法》由以下三个部分组成。序文《何为乡土研究》是1931年春柳田在全国社会事业指导者大会上的演讲。前半是总论，分5章详细地论述了民俗学的意义、研究资料及方法的特色、欧洲及日本民俗研究的历史与现状、民俗学的现代课题等理论问题。其内容来自同年8月柳田在神宫皇学馆所做的4次演讲，1932年曾以《乡土史研究的方法》为题刊行。后半“民俗资料分类”的内容来自1932年11月到翌年3月之间，柳田受村落社会学会委托，就《乡土史研究的方法》的附录“民俗资料分类表”的各个项目所做的6次口述，由同会的小林正熊根据笔录整理而成，小林曾就200处以上的疑问请示过柳田。在此，柳田将日本各地的民俗资料分为“有形文化”（19项）、“语言艺术”（8项）和“心意现象”（3项）三类，就各项内容进行了细致的讲解，显示了当时民俗学的研究水平和系统性成果。

《民间传承论》成书前的讲义，对象都是柳田的直系弟子、民俗学调查研究的中坚力量，所以学术气息更浓，术语也更多。而作为《乡土生活研究法》基础的演讲或口述，面对的都是民俗

学之外的听众，因此用语和说明更为深入浅出，字里行间充溢着柳田强烈的社会使命感以及饱满的学问热情。后来的研究者论及初期日本民俗学的性质或柳田思想的特色时常常引用的“乡土研究的首义，简而言之就是了解平民的过去”、“我们的学问归根到底，必须是济世助人的”、“我们的学问不耻于成为实用之仆”、“学问济世”、“新国学”等表述，都出自此书。

1945年9月3日，柳田在《炭烧日记》中写道：“今日无访客。准备《民俗学》。精读自著《研究法》。久未伏案今复始。打扫书斋。”年届古稀的柳田经历了痛苦和反思后决心以民俗学拯救战后日本社会的精神荒芜时，首先反思了自身的理论，而最先作为参考的是《乡土生活研究法》。由此也可以看出柳田本人对这本书的重视。

《乡土生活研究法》的初版于1935年由刀江书院出版。1964年筑摩书房在出版《定本柳田国男集》时，按照柳田生前的意愿，删除了由小林正熊整理的后半部。1990年同出版社出版文库版《柳田国男全集（28）》时收录了该书的全文，但修改了部分日文表记，添加了难读词的注音。其解说文由福田亚细男执笔。1998年出版新版《柳田国男全集（8）》时按照初版收录全文，只对明显的错误进行了最小限度的订正。在后藤总一郎执笔的解说中有详细的书志学说明。

《民间传承论》由王晓葵翻译，《乡土生活研究法》的序、前半部及后半部中的“第三部心意现象”由王京翻译，后半部的“第一部有形文化”及“第二部语言艺术”由何彬翻译。为了保持原文风格，译文基本采用直译。另外，虽然原文几乎没有注释，但为了便于读者理解，对于文中的专有名词，译者尽量添加了注释。译文注释若有错漏之处，责任全在译者，还请各位专家指正。在翻译过程中，我们得到了福男亚细男教授的指导，也要对鹤殿伦次、吉池孝一、竹越孝、小泽由纪子、河津邦喜等给予的帮助，表示衷心的感谢。

《民间传承论》和《乡土生活研究法》问世已经有70多年，